



離卦，

卦德為麗，麗乃明麗之意。
以火為表徵。

玩笑

高子荃

（陽光灑落星巴克的落地窗，咖啡香揉合大小提琴與鋼琴演奏的旋律，氳蘊一室靜謐。謎起細細描繪過藍色眼影的眼，注意自手裡化妝鏡折射出來另一人的影像：女，年約三十歲，無袖連身套裝，布質寬條腰帶，繫綁印有鮮豔綻放熱情花朵的荷葉裙、帶花厚底涼鞋——迅速收起鏡子，啪的一聲，林碧映沉默不語）

林青山：「碧映，你別這樣……」

許碧映：「……」

（深呼吸吸一口氣來迎接她生命裡不該存在的存在）

許碧映：「坐吧。」

女子（嫵媚一笑，很有幾分較勁的意味）：「等很久了？真是不好意思！」

（林碧映無語，唇抿緊了——妳真正該不好意思的，不是區區遲到幾分鐘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吧？回想以前男人的情話綿綿——碧映青山，妳瞧，

我們的名字早就說我們是一對了！——在很久的很久以前，男人曾執著自己的手，表情像發現新大陸般興奮，大聲嚷嚷他那最新發現。回憶一波一波，如潮襲來。沙上的足印，不復痕跡。）

許碧映：「不會，我才剛來不久。」

（誰停留的久，已經不再重要了。）

許碧映：「我該怎麼稱呼妳？林小姐？」

女子（聞言揚了揚眉，眼睛大而黑白分明）：

「妳調查過了？我早該知道，青山的老婆，必定有能幹的一面。」

「：妳叫我如是就好。很奇怪的名字吧？呵呵……」

女子：（自顧自笑了起來）「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沒想到會這樣巧。很美麗的巧合呢。」

許碧映：「……」

林青山（連忙打起尷尬的圓場）：「妳們都還

沒點飲料呢，口不渴嗎？」

（奇怪的是，沒人理會他的努力，男人悻悻然又頗怯懦的住了口，決定開始習慣兩個生命中皆佔有一席之地的女人，在今天將他視作隱形人的無禮。）

林如是：「waiter，一杯無咖啡巧克力，和心型乳酪蛋糕一份，謝謝。」

（女子對一旁的服務生遞回menu，笑如春花。）

許碧映：「熱的香草那提和凱薩沙拉，這樣就好了。」

（表情展現些許僵硬與跼促不安）

林如是：「妳今天找我出來，我大概猜得到妳想說什麼。」

（托著香腮等待餐點送上時，女子再自然不過的起了頭。）

許碧映：「我：我：」

（許碧映一時話說不全，林如是笑了笑。）

李青山：「如是！」

（李青山喚著一向心愛柔順的她的名，怎麼今

天的如是，格外陌生？剛剛他甚至看見她向那年輕服務生拋去充滿風情的一眼。為了氣他的多情？或僅僅是，玩笑？）

（林如是笑意悠悠，一邊啜飲新送上的無咖啡巧克力，再吃上一口細緻滑膩、香軟濃郁的蛋糕）

林如是：「我很喜歡吃甜食，從相思福連塔到提拉米蘇、日式泡芙，樣樣都是我的最愛。只是，我不可能永遠只喝同一種飲料，也不會永遠只搭配同一種甜點，人總有厭膩的時候呢……所以，妳放心吧。」

許碧映：「啊？妳、妳……」

（許碧映不可思議的睜大雙眸，瞧她做了什麼、做了什麼啊！靜默半晌，塗抹磚紅色口紅的嘴唇一開一闔，吐出喃喃嚶語）

許碧映：「來不及了！……全都，來不及了。呵呵呵……」

（許碧映臉上笑意漸漸擴大，表情奇詭，有說不出的陰森）

（一旁被情人拋棄的青山和林如是同時一臉不解的看向許碧映，異口同聲發言）





離卦，

卦德為麗，麗乃明麗之意。
以火為表徵。

林青山 & 林如是：「什麼？怎麼會來不及？」

許碧映：「：我高中時理化學得很不錯。真的
真的很不錯喔。」

（許碧映止不住唇邊湧上的笑意，尖銳的笑聲
引起旁人的側目）

許碧映：「尤其是王水的調配， HNO_3 ，硝酸比
鹽酸，比例是一比三……哈哈！真是太成功了！
我放著安德魯·洛伊韋伯歌劇「貓」中的歌曲：
Memory，一邊融了青山……他吃下了我換上的安
眠藥，還以為是平常吃的綜合維他命咧，呵呵
呵……」

（背景音樂：Running but an end is not in

sight

Trying to escape the claws of god

Lights are hunting me to take my life

Inquisition tries to make me burn

Flames burnt high

I have seen my brothers die

Revenge guides my way

All their churches burn one day

But I promise that I'll sin again
And no fire makes me turning white
I give my life for you the only one
Lord of Shadows, this is for you

The circles shined bright in these lost
days

We danced naked under the (fullmoon)

And become one with the demon of war

We drank blood and cried in lust

Shadowlord...

The forest offered grimly shelter

Noctus ! Esus ! Boreas ! Zephyrus !

Hectate offered us deep ecstasy)

（林如是向後退去，深怕這已瀕臨瘋狂邊緣的
女人做出什麼恐怖的舉動。）

李青山（一臉迷茫，用雙手摸著臉發現居然能
夠穿透皮膚表層，細胞組織、骨骼、甚至是內
臟……）：「我已經死了？死了？……」

許碧映（斷斷續續的笑著，眼淚早已爬了滿臉，彷彿瞬間老了十歲）：

「妳在電話中的語氣，好像在嘲笑我什麼也留不住：青春、金錢、最愛的人的心：我不甘心！至少我還有自尊，知道該放手的時刻絕不能留戀；只是，我也想像你嚐嚐後悔、痛失所愛的感覺，沒想到、沒想到……」

（旁白：沒想到的總是命運之神輕易開的玩笑，一睜眼一閉眼，看的最清楚的總是一邊的冷眼。死了說不了話，活著的話已不成語。最簡單也最複雜的不是愛，是人的心）

（一直到許碧映被移送法辦，她那睜大的眼，成了林如是多年的夢魘。）

林如是：「不過是個玩笑啊。」

（長夜寂寂，她的夢話永遠相同：背景一張凌亂的大床、扭曲變形的人臉、冷汗直流如瀑布）

林如是：「我不過跟妳開個無傷大雅的玩笑而已啊！」

（背景音樂：一陣人聲混雜、續以長長長長的死寂）

